

白羽著

# 雁翅鎧

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

白

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# 雁翅標

白羽著



ISBN 7-5373-0826-5

I · 804 定价：4.50元



白羽著

雁翅镖

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---

## 出版说明

在我国，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，现代武侠小说大家官白羽的创作成果，无疑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，为了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，我社在官白羽先生的后人官以仁先生大力协助下，整理并出版了这套全集。

官白羽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宫竹心，1938年始用“白羽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

白羽是“五四”以来将新文艺思想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家，几十年来海内外不断重印白羽著作，许多学者汇集白羽武侠小说书目多列为23种或24种。经我社与官以仁先生搜集、考证，认为有22种出自白羽手笔，其余则系同书异名。各种书目中又遗漏了白羽最后一部武侠小说《绿林豪杰传》（1955年）。

《官白羽武侠小说全集》，经过很大努力，已经搜集全了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白羽创作的武侠小说。其中8部为字数较少的中篇作品，在编辑本全集时，每两部合为一集，故本

## 出版说明

---

全集共23册。需要指出的是：《秘谷侠隐》一书，虽然目前只有上半部，且又残缺，但为了不致有遗珠之憾，仍然收入全集，以便于学者、读者研究鉴赏。

在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，一直得到宫以仁先生的大力支持，谨表谢忱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2年3月

---

---

## 凡 例

一、本全集包括白羽 1927 年至 1955 年创作的武侠小说 22 部 23 册。

二、本全集的作品均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貌排版，不作任何删节。对原版中的错字、漏字、衍文、标点作了订正，原著不分段者，为方便读者，适当分段。

三、本全集各书收入原著中作者的自序、题词、叙略、后记。

四、本全集有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缺遗，为了故事的完整，由官以仁凭记忆，并根据白羽生前构思，补写简略情节。补写之处，均加以说明。

---

## 编辑说明

《雁翅镖》、《青萍剑》实为同一部书的上、下卷，白羽写于1947年，先在天津《真善美》画刊连载，上、下卷单行本却以两部书名出版。

据官以仁先生所言，白羽原来有意将此作写成《大泽龙蛇传》的结尾，但越写离原来的故事越远，且因身体欠佳，只得单独成册出版。细心的读者，将《大泽龙蛇传》和《青萍剑》的结尾对比一下，即可看出蛛丝马迹。这两部书中的情节、人物相同或相近，亦非偶然，实是白羽当年有意续《大泽龙蛇传》一书未成，而单独成册的佐证。

这两部书连载后是否立刻出版，未能肯定。现查得1949年11月重庆中央印书馆出版、大华书店总经售的《雁翅镖》（上册）和《青萍剑》（实为《雁翅镖》的下册）二书，经官以仁先生鉴定，疑此二书为渝版盗印，但肯定确系白羽手笔。这次出版，即据此校订排印。

## 内容简介

少年崔泽技艺初成，独闯江湖，外出寻父。途中恰遇玉玲珑林萍等黄河三盗劫夺官车，误打误撞，竟被诬作要犯缉捕入牢，备受苦楚。

江湖豪客黑斑牛李豹路见不平，飞骑直驰，赶到地处偏僻的柳林屯，设辞请出隐姓埋名多年的贺孟雄、邱季刚等河朔七雄，密谋策划，大举劫牢，救出崔泽。

混战中，崔泽带伤逃入林中，竟又与身负重伤的玉玲珑林萍相遇。仇人相见，本起干戈，谁知二人却设盟起誓，化敌为友。其中恩怨纠缠，曲折迂回，又是一番精彩故事。

---

# 目 录

## 雁 翅 镖

第 一 章	柳林七贤.....	1
第 二 章	莽汉弄诡七雄赴难 .....	24
第 三 章	醉殴恶少 .....	43
第 四 章	英雄儿女情 .....	66
第 五 章	狭路逢仇 .....	81
第 六 章	李代桃僵少年落狱 .....	96

## 青 萍 剑

第 一 章	安乐窝劫牢囚踪.....	111
第 二 章	七雄覆巢.....	126
第 三 章	林边惊艳.....	146
第 四 章	萍水留情.....	159
第 五 章	新欢旧好两难忘.....	188

### 柳林七贤

在大河以东，山西省西部，离石城西郊以外，有一座小村庄，名叫柳林屯。恰当离石河斜入黄河的交叉口。这柳林屯，北负连枝山，南东环绕着离石河，背倚黄河，正是三面临水，一面靠山的地带，地方很险僻，几与外界隔绝。却是隔着离石河，径入黄河的南岸，有一个三交镇，恰是横越黄河，由晋入陕的孔道，可以说地方很僻，而交通很便利。

柳林屯居民无多，十九务农为业，不问外事，犹如世外桃源。忽然有一年，屯里迁来一家客户，姓贺名廉英，携带着妻子亲眷，来此荒庄，买田，置地，筑舍，务农。乡下人多好打听闲事，许多人辗转询问这贺客户的来路。据说贺廉英乃是个退职的官吏，又说是个退休的富商，因为厌弃风尘，要乡居养静，才卜居到柳林屯来。

但是无针不引线，贺廉英既是外乡人，他怎会想到迁至柳林屯来，久居务农呢？据说乃是贺廉英有一个管事的张先生，跟柳林屯当地农民谢二福有着相当的渊源，说是换帖的弟兄。贺廉英原来携眷在太原省城居住，既然定了乡居避暑

的心◆就吩咐手下管事人，给他买田产，置房舍，并向各界头人打听隐居之所。那管事的张先生就转托到一个晋省土著姓马的，由这姓马的又转托到柳林屯的谢二福。于是贺大爷，张管事，宾主物色良田，经过了半年多的选择，终于看中了负山环水的柳林屯。便由贺大爷委托张管事，张管事就委托马某和谢二福，找到了房地产中人，殷请了当地保正和地方，就在柳林屯，买了大批的良田。

旋又在田边，建筑了庄院。经过了两三年的布置，现在良田已觅妥一个佃户承租，新舍已经招揽工匠造成，贺大爷这才接妻子带亲眷，由并坦搬来了。

起初贺大爷刚搬来，乡下人颇拿他当作谈柄。经住过一年多以后，贺府上待人实在宽厚，无论对近邻，对佃户，都舍得吃亏让人，又惯拿小惠小利，来哄慰这些浅见的乡民。于是柳林屯一带居民，对贺家再没有歧视或奇视之处了，渐渐的安之若素，视为本屯的老邻旧户了。这可就是“钱能通神”之效。而贺家上下处世有术，待人谦和，也是买得大家欢心的一个原因。

又过了两三年，贺家忽然拿出钱来，增购田产，加筑院舍，一连买了一顷多良田。柳林屯的人不由又议论猜疑起来。但是贺家买地，肯出大价，招租佃户，又待遇极优，雇工匠盖房，也不惜小费，四邻帮工，更厚予酬谢。起初也还有人不忿，说我们的祖业良田，不久都要教这外来户侵蚀去了。却架不住贺家太慷慨，谁说闲话，抱不平，他立刻就请谁吃饭。于是钱能通神，酒肉能堵嘴，稍加贿买，又把这些闲话猜疑压伏下去了。

等到良田购到，佃户雇妥，而且新院舍增筑完竣，立刻

又有一拨人由外面迁入。说起这一拨人，便是贺大爷的内亲了，也就是贺大爷的妻弟。姓邱名铁林，年约四十岁左右，也是有妻有子，有亲眷，有仆婢的，上上下下，也有八九口人。论势派比贺廉英小些，看资产好像倒多些。

这邱铁林生得胖而矮，赤红脸，按相法正合乎“同田贯日”的“同”字格，就是眉毛疏些。眼睛虽小些，衬着他那胖猫脸，猛看倒像个刘海伯似的。据说他是个富商，现在晋陕省会，都有他几号买卖。因为他们郎舅感情很好，所以离开原籍，也随着贺大爷移地隐居在柳林屯了。

这邱铁林也仿效贺大爷的做法，移入新居，立刻设筵，普请柳林屯的乡邻，说了许多“诸位乡亲多关照，多帮忙”的话。又说：“远亲不如近邻，我们乃是外乡人，全靠诸位叔伯护庇。”邱铁林比贺廉英不同，贺乡绅是沉默寡言，颇有官派绅士模样的人；邱铁林却是能说好笑，蔼然可亲，真像个富商大掌柜。

当这邱铁林刚一搬入，柳林屯的乡民照样纷纷议论，研究这新客户的来路，但不久也就淡下去了。邱富户不笑不说话，见人就点头，更容易取得人缘，所以很快的就和村民水乳交融，混为一体了。

紧跟着过了两三年，由贺家主持，又有一批买田筑舍的事，同时又来了一家新住户，当然也是贺家或邱家的亲友。随后又紧接着搬来了两家，旋又由新客户的寄居亲眷，照样买田筑舍，析居另度，一户就变成两户，两户就成了三户。总而言之，自贺乡绅迁入，未及十年，陆陆续续又迁入或新分居的，一共有七家了。恰好这新筑成的房舍，分作两排，连成七个院落；七个院门以外，又圈起一道总围墙，合着走一

个大门，好像是土堡的样子。

这七家客户，有的自说是退职的文官，有的自说是绸缎商，有的说是皮货商，有的说是退职的武职都司，有的说是发了财的幕府师爷。柳林屯的乡民十九不识字，知识很低，说也说不明白；只晓得他们全是阔人，只晓得他们彼此之间，不是至亲，就是至好。甚至人有说他们这七家乃是患难之交的盟兄弟，因为恩深义重，赛过桃园的刘关张，所以才随了老大哥贺乡绅，一同觅地退隐，来到这里；这话也许可靠。因此有人说，贺乡绅等七家，可称为柳林七义，七家的新房舍，可称为七星堡。一人造，众口流传，这七星堡的名字居然叫开了。

柳林屯在贺乡绅等七家未迁入以前，仅有四五十户乡农，莫说没有过有功名的士绅，就连“略识之乎”的文墨人，也只有三户。一户是开酒馆的王掌柜，他能够看金批三国演义和忠义水浒传。一户是村学究诸先生，肚里有一部四书朱注，有几百篇高头讲章，有数百篇腐烂墨卷。此外还有一个通人，乃是在离石县当过书办贴写的小吏，名叫纪焕文的，算是知书明理，最为开通的人物了。

柳林屯风气既如此固陋，又受了新客户的小惠，再没有人猜疑他们的来历的了。就是保正村长，地方催租吏之流，也都受过贺乡绅的好处。因此贺乡绅及其亲友共七家，反在柳林屯，大得慷慨乐善、处心好友的盛名。

每逢年过节，本屯举办公益的事，有如演社戏，赛会酬神，修桥盖庙，这七家客户也是欣然题捐，首拿大份，决无吝色，当地人本来有些吝啬的脾气的，这七家客户如此大方，当然更受欢迎。

柳林屯仅有王掌柜开的一座小酒馆，兼营杂货。等到七家客户迁来，仆从如云，佃户甚多，跟着本屯又新开了几家小商店。柳林屯早年只有一个私塾，寥寥六七个村童，供养着诸姓寿逾六旬的老夫子，诸老夫子又兼卖药，代诊疾病，又代办本屯书信。未几这诸老学究病死了，从此本屯连读书的种子，都断了根。这一年冬间，贺乡绅顾念本屯文教不兴，一面出独资，修盖文武二圣庙，一面请本屯土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借旧私塾为公议之所，商量着要另请一位饱学之士，作为柳林屯公学的馆师。届时七家客户全到，土著大户也到了两三家，商议了半天，有的主张按财势出钱，有的主张按户公摊。到底因为大家都舍不得花钱，商而又商，几乎无结果而散。末后还是贺廉英、邱铁林等七家客户，慨然担承；按季出资，土著各户，这才哗然赞许不置。

于是拿钱的有了准人，村学决定创办，就等明春开学。至于塾师，土著各户，这家举荐马秀才，那家举荐冯贡生，七言八语，你争我夺起来，随后还是那位书办贴写纪焕文先生，较为通达世务，说是办义学，既归贺乡绅等七家捐资创办，那么这延师之责，自然也该一事不烦二主，统归贺大爷费心就是了。纪焕文如此一说，大有方无异辞。

恰好这时陕北正有教匪之乱，地方有些不安靖。有人就由义学一事，谈到守望相助，团练联庄会这件事上，客户邱铁林就说，柳林屯现在人口见兴旺，地面也日见富庶，盗贼匪警不可不防，我们也应该把联庄会举办起来。一唱百和，大家同声说好：“这事就通通烦贺大爷和邱大爷二位筹划，我们大家随着就是了。”这意思就是仍教贺、邱等七家主持，也就是教贺、邱等七家掏腰筹办。邱铁林微微一笑，义不容辞的

答应了。

到了转年，柳林屯义塾成立，由贺家延请一位儒士做教师，招聚本屯和邻村的小儿，来学习书字，练习作八股文和尺牍算盘。跟手联庄会也筹议起来，却遇上一桩困难，成立联庄会，必须先订立章程，妥筹经费，又须呈官批准，方才能够购置武器，如刀，矛，火枪之类。而且联庄会首，也须有功名的职员方能称任。还有一层，此事体大，办义学可由一村独立创办，联庄会就必须邻村相协助了。结果联络邻村，没得联络好，呈报县衙，也没有被批准。当时柳林屯是属于离石县所管，离石县的县官是个胆小如鼠的老进士，认为柳林屯无故的纠集大众，立团教练，殊非好事，他不愿担负责任。若说是预防匪氛，土匪又没有闹到离石县境来，县太爷宁定了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的官场诀窍，便给批驳了。

这件事被官府批驳，还有一个人事的原因，就是邱铁林只肯出钱，不肯出名。所以呈报官府，联络邻村等事，他都托了那个退职书办出头奔走，那就办不成了。这个书办只会赚钱舞文，不能任劳任怨，实心办事，结果就被他弄砸了锅。

然而团练虽不能办，却转变成另一件公益的事。贺廉英，邱铁林劝说大家，拿出创办联庄会的精神来，延请武师，由本屯挑选庄丁，创办练武场，大家来学打拳，练刀剑，练骑马射箭。贺、邱二人说，既有义塾学文，也应该有把式场习武。这样做，十年以后，柳林屯的文教民风，将要斐然一变。

新客户费、邱等人家，既肯热心公益，又舍得花钱，说了就办，不久这把式场果然创办成立。延请两位拳师，在农耕之暇，招集本屯壮年，少年男子，习练起打拳、劈剑、举石锁，耍春秋刀、骑马、射箭等等武技。

等到这义塾和武场全都成立，柳林屯的乡风，真个的一变了。有的人夸好，有的父老就窃窥腹诽，认为新迁入的七家客户，完全把都会的浮华风气，介绍到我风俗朴厚的乡村来了。这义塾武场一设立，文事武功均易起争，恐怕柳林屯从此就要多事；说不好，不久还怕有一种巨变发生。

这话出于豆棚瓜架之下，村夫野老之口，有人说他预言知机，不为无理；有人说他还是脱不了欺生妒富的意味。若从实际看来，自从七家客户迁来，十年之间，柳林屯的确日见富庶了。七家客户实是柳林屯的七颗福星，怎么倒说是酝酿祸苗呢？

但是这背地私议的流言也散布开了，不数日便传入贺邱诸家人耳内，贺廉英、邱铁林听了不禁皱眉。旋即设法钩稽这造言之人，才知说这丧气话的人，乃是本屯东后街的酒鬼焦四。贺廉英立刻想了一法，先藉故拜访醉鬼焦四，据说贺大爷和焦四，他们喝了一晚上的酒，等到第二天，流言便渐渐改变了。

又过了些天，柳林屯土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忽然纷纷议论，互相聚谋。这一天，由那位退职的纪书办，邀请土著乡老，先到他自己家，有要事会商，也聚了十三四位，书办居然大破悭囊，他设小酌，请大家开怀畅饮。等到酒足饭饱，啜茗吸烟，就开始闲谈起来。这退职书办纪焕文趁大家欢娱之际，慷慨陈辞，讲起了柳林屯近十年来兴旺的佳况。他说：“本屯在六十年前，本是个很富的村子。但是连遭不幸，又遇匪氛，由打头四十年，本屯就颓败不振，一直没有恢复过来。这些年本屯住家，大抵是些贫苦的佃户，自耕己田的中等农户寥寥无多，大富之家更是太少了，书香人家简真绝无仅有。

直到近十年，自从我们这位贺廉英客户迁入之后，好像给本屯带来了风水，把从前颓败之像，一洗而空；人口也增多了，生计也富裕了。尤其是本屯那六七户赤贫之家，以前常常混不上饭，只靠给邻村当佃户，作长短工糊口，甚至这几家小男女，竟也迫不得已，给邻村张大户胡百万，作起女佣童仆，这实在是本屯之耻。等到贺廉英、邱铁林等这七家客户陆续迁入，他们大兴土木，广招佃户，本屯无业的贫户都有了衣路食路。他们给的工钱很大，很有以工代赈的意思；哪一家穷苦，他们就帮助哪一家。游手好闲的，贪赌好酒的光棍，他们全不用。他们以财力济贫，以良言劝善，居然把本村颓风敝俗，矫正过来。近来他们又拿出钱来，给本村创办义学，设立练武场，修庙建桥，做了许许多多的义举。至于救贫病，恤孤寡的事，他们也是抢先头份来办。他们七家客户实在是我们柳林屯的七颗福星。可是人家讲起话来，总是说咱们老邻旧户很照应他们新客户；他们非常客气，没有一点挟财傲邻的意思。人家待咱们这样好，咱们当地老乡也该有点人心，报答报答人家，才显得咱们，柳林屯土著的人也知道义气。”

退职书办纪焕文，滔滔的讲了这些颂扬客户的话。十几位土著耆老立刻点头咂嘴，表示同意，接声说道：“你这话倒是实情，七家客户真有义气，待咱们太好了；我们要报答报答，但是这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我们公送他七家一块‘急公好义’的匾呢？书办点点头笑道：“对了，送一块匾也很对，不过昨天听说下月十四，是贺大爷的四旬五吉晋期。据说他们六家都要给贺大爷大举做寿；他们本是亲友，在本屯他们又是客户，他们当然有此一举。我们本地人，也该来一下子，也想个法儿，贺他一贺，不过邱家他们是只给贺家祝寿。我